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十八回 審死屍女頭竟男身

話表高總督與劉大人正在書房鬥氣，猛見一個人掀簾櫳走進，見了高大人，單腿打了個千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今有雲貴巡撫蘇大人進京召見，從此路過，前來拜會。」高大人聞聽，心中倒暗喜，腹內說：「借此為由，且叫羅鍋子回衙，我們倆再算帳。」高大人想罷，眼望忠良講話，說：「你且回衙，咱們再說再議。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卑職愚魯無才，專候大人的教諭。」說罷告辭，出書房而去。且說高大人吩咐：「有請。」手下人不敢怠慢，不多時，把雲貴巡撫蘇大人請至書房。二人見面，也不過官場的套話，倒不必細講。蘇大人吃了一盞茶，告辭而去。再表劉大人出了高大人轅門，上了坐騎，手下人跟隨，穿街越巷，來至自己衙門。至滴水簷下了坐騎，向裡而行。眾人散出不提。

再表忠良回到書房坐下，內廝急忙叫廚房把飯擺上。這大人和內廝可餓了個知道！爺兒倆索性連早飯也沒有吃了去，實實指望吃了早飯，再不成想鬧出這齣戲來！自得餓著肚子回來，才飽餐一頓。小內廝也是如此。爺兒倆當時吃了一個飽。及至吃完了，天就黑咧。內廝乘上燈燭，侍奉大人安歇，一夜晚景不提。到了第二天早旦清晨，內廝請起大人淨面更衣，茶罷擱盞，用過早飯，吩咐內廝：「傳出話去，叫外邊伺候。」「是。」內廝答應而去，到外邊照大人的言詞傳說一遍，又到裡面回明大人。忠良聞聽，站起身形，向外而走。內廝跟隨，到外邊閃屏門，進暖閣，歸位坐下。眾役喊堂已畢，兩旁站立。劉大人正要判斷未結的民詞，則見打下面走上一人，來至公堂，單腿打千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今有制台大人公文一角在此，請大人過目。」劉大人聞聽，吩咐：「拆開。」「是。」書吏答應，用吐津潤開封筒，雙手高擎，遞將上去。忠良接過，留神細看。

這清官座上留神看，公文上面驗假真，上寫著：「南京總督高某諭，批與首府四品臣：你管的，江寧縣界出怪事，人頭扔在井中存，屍首不見在何處，快拿行兇做惡人。」

原告被告全無有，要你斟酌細留神。五天要結這公案，查明稟到我的衙門。五天要不能結此案，少不得，驚動貴府奏當今。遵批速辦休遲滯，如過限，休怪高某把你尋。」

劉大人瞧罷時多會，腹中暗賠叫高興：「你不過，因為昨日那件事，壽禮無得惱在心，要拿此事為難我，官報私仇把我尋。對不起，這個知府我就下去，倒要惹惹姓高的人。」

咱們倆，知府總督拼得過，你要想錢白費心！」劉大人看罷時多會，眼望著，左右開言把話云。

劉大人看罷高大人的文書，吩咐左右：「預備轎，本府親身去驗看。」「是。」手下之人答應一聲，轎夫們將轎抬至堂口栽桿，劉大人出了公位，來至轎前，貓腰上轎，轎夫上肩。江寧縣的地方聞知此事，早來在這裡伺候著呢。一見大人上轎，他就在前頭引路。執事在前，轎子在後，穿街越巷，來至城隍廟前。轎夫站住，早有江寧縣的知縣在此伺候。

眾位明公：這江寧縣衙就在江寧府的城裡頭，離劉大人衙門才三里之遙，所以剪斷。且說江寧縣知縣孫懷玉，把劉大人請下轎來，升了公位坐下。府縣的衙役都在兩旁站立，江寧縣的也在一旁伺候。大人座上，眼望知縣孫懷玉，問道說：「井中的人頭，如今現在何處？什麼人呈報？什麼人見的？貴縣速速言來。」知縣孫懷玉見問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：人頭現在此處井邊，是本縣的民人趙洪提水，無心中撈上來的。江寧縣的地方劉賓呈報的。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快帶劉賓、趙洪聽審。」「是。」知縣孫懷玉答應，翻身下行，不多時，知縣帶領差人，將趙洪、劉賓帶至公堂以前。二人跪在下面。知縣孫懷玉上前回話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卑職令人將趙洪、劉賓帶上。」大人聞聽，一擺手，知縣退閃一旁，忠良留神往下觀看。

這清官座上留神看，打量下面兩個人：地方劉賓東邊跪，年貌不過在四旬，紅纓帽兒頭上戴，藍布袍兒穿在身，青布夾褂外面套，因跪著，足下靴鞋瞧不真。大人瞧罷劉保正，又看趙洪那鄉民：頭上無帽光著腦袋，粗布夾襖不算新，年紀大概有五旬，滿臉之上帶皺紋，面貌不像行兇輩，其中一定另有情。本府既為民公祖，豈肯屈棒打良民？劉大人看罷人兩個，座上開言把話云：「趙洪幾時將水打？人頭怎樣桶中存？就裡情由從實講，但有虛言打斷筋！」趙洪見問將頭叩，「大人」連連尊又尊：「小人起早去提水，無心中，撈上個人頭桶中存，小的觀瞧魂嚇冒，不敢怠慢，通知地方叫劉賓。縣爺衙門去呈報，內裡情由不曉聞。望乞大人懸秦鏡，覆盆之下斷清渾。」說罷復又將頭叩。大人扭頭叫劉賓：「趙洪果然通知你，你才呈報到衙門？」地方見問將頭叩：「趙洪言詞果是真。」大人聞聽一擺手，公位上，站起身形把話云。

劉大人聞聽地方之言，一擺手，說：「下去。」「是。」地方又磕了個頭，這才站起來，退閃在一旁。江寧縣的差人把趙洪帶去。劉大人站起身形，眼望知縣孫懷玉，說：「人頭現在何處？本府親自驗看。」知縣聞聽，說：「現在廟前井邊。」說罷，前頭引路，劉大人後面相隨，來到井邊人頭的跟前站住。知縣吩咐衙役把蓋的蘆席掀去，露出那帶血的人頭，劉大人留神觀看。

這清官站住留神看，打量人頭這形容：仔細瞧來是個女子，油頭粉面在年輕。光景未必有三十歲，不過在二十六七正妙齡。大人看罷歸公位，說道是：「快傳件作莫消停。」大人言詞還未盡，李五跪在地流平，件作與大人將頭叩，賢臣開言把話明：「快把人頭細驗看，何物殺害命殘生？如有粗心驗不到，準備狗腿受官刑。」件作答應忙站起，翻身邁步下邊行。來到那，人頭跟前忙站住，襪筒內，取出根象牙筷子手中擎。用手不拉仔細看，瞧罷多時，又到公案前跪在地：「小的去把人頭驗，原來是，刀尖殺死赴幽冥。」劉大人聞聽一擺手，件作站起一旁存。忠良上面又吩咐：「縣令留神要你聽：速速差人去下井，看一看，屍首可還在井中？」知縣聞聽不敢怠慢，忙答應，退步翻身向下行。吩咐手下眾衙役：「速下井，快去打撈莫消停。」頭役聞聽忙答應，眼望著，地方開言把話云。

江寧縣的快頭王永，聞聽本官的吩咐，眼望地方劉賓，講話說：「你快去找杉篙、繩子、滑車子，紮起架木，好差人下去打撈。快去！」「是。」地方答應，如飛而去。去不多時，派人全部拿來，登時紮起架木，接上滑車，繩子那一頭，又拴上了個荊筐，弄妥當咧，快頭王永眼望地方劉賓，講話說：「你就辛辛苦苦罷，下井去撈撈。」那地方聞聽，不敢違拗，只得委屈心，坐在荊筐之內，拿丈二的鉤桿子，眾人這才送下井去，直到水皮上，將繩子才拉住。地方劉賓不敢怠慢，左手扶定筐沿，右手拿定鉤桿，向水內探。眾位明公：這井中的水可不深，不過有六尺多深水，所以這鉤桿一探，就到了井底咧。地方用桿子一連攪了幾攪，向回裡一抽，只覺像鉤住什麼東西似的，無奈何，輕輕鉤出水面，留神觀看，原來是個死人，倒嚇了一跳。

劉保正井內不怠慢，將死人，拉在荊筐裡面存。這才向上開言道：「上面聽真快拉繩！」劉賓言詞還未盡，井上青衣不敢停。打了個號兒齊動手，咯吱吱，滑車響亮快如風。登時荊筐出井口，眾人舉目看分明：筐中坐定劉保正，他的那，手中拉定了死屍靈。眾人看罷不怠慢，將地方，連死屍，一齊拉出那井中。保正的身上全是水，好像水雞一般同。按下劉賓不必表，再把那，府縣的差人明一明。

大家舉目留神看，打量撈上的死屍靈：並非是個女屍首，卻是個男子在年輕。光景未必有三十歲，不過二旬竟有零，腦袋砸得去了半拉，并非殺害有刀傷。眾人看罷全發怔，齊說道：「這事囉嗦了不成！」按下眾人不必表，再把那，快頭王永明一明。看罷死屍向北跑，慌慌張張，跑到那，公案前邊跪在塵，說「大人在上小的稟：井中又，撈出一個死屍靈。並非是個女屍首，卻是個男子在年輕。」劉大人聞聽這句話，說「此事奇怪了不成」。